



儒門空虛聚語

下

□ 13  
3198  
2止



門 13  
號 3198  
卷 2

相初  
通

儒門空虛聚語卷下

源後素輯點

受業生諸人全校

先儒言太虛言虛言空不一而足皆闡發人心

之底蘊天道之極至要自孔子空空顏子屢空

上發明來而實踐者蓋亦多矣人能服膺之則

必有益乎醫心病故復以先儒之語及此者載

于下卷而張子之語則率收于陋撰劄記中焉

故取其二三而餘乃略癸巳十一月自記

濂溪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

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明道程子曰心本至虛心應物無迹也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故視聽言動必復於禮制於外所以安其

中也久則誠矣二程遺書

明道程子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上全

曾惇吾先生曰問有主則虛無主則實何如曰顧所主何如耳若道心為主則渾然未從中而已矣

曷嘗有喜怒哀樂來故虛不然則四者○來復堂皆將乘人心而出矣豈不交擾而寔耶集理學

解見



伊川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

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克己復禮久而誠矣二程遺書及論語顏淵篇註

康節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物此君子所以

虛心而不動也皇極經世書

康節邵子曰易之為書將以順性命之理者循自然

也孔子絕四從心一以貫之至命者也顏子心齋

屢空好學者也子貢積多以為學億度以求道不

能剗心滅見委身於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

之理而不立私意故為盡性之書也上全

橫渠張子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

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子全書

橫渠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

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

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

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

輜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全

橫渠張子曰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上全

橫渠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上全

延平李子諱侗字愿中朱子之師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

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感

感斯不一矣不一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性理正宗

晦菴朱子曰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

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

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

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

亦非一日之力矣性理正宗

追記  
後素按雖朱子學到其極則以後本體之虛為的於其可見矣未學何以忘言之邪堪任

晦菴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云云

大學章句

後素案朱註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云未免開後世理與事岐而為二之弊也似與陽明子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之說不合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仁義者理也事也由仁義行云則莫靡行仁義之事也理與事一矣此豈但舜古之聖人皆為然也至於霸者之徒則正反之矣天理格亡於私欲而外假之以行尊王極民之事於是乎明理與事為二矣非所謂行仁義者耶不誠無物雖一匡九合之事功孔子猶小其器孟子亦

不取之皆以外理而行事故也外理而行事則霸者之偽而非王道之誠也大學摹寫王道之誠書也故學其道者非二端緒得失早辨之則不無南轅北行之誤也故宜味心外無理心外無事之語而反求之則庶乎其不差矣此某刮目中之語也今錄焉

魯齋許子諱衡字仲平元大儒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虛是本

然之性氣是氣稟之性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一是也氣者即形而下者謂之器分殊是

也性理正宗

雲峰胡先生諱炳文字仲序元人曰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

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則  
休喜怒哀憂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  
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

古今大全

康齋吳子諱與弼字子傳明大儒曰與弼氣偏於剛念求樂庚

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  
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  
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念為言始欲下  
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為之大喜原道

褚嗣翁按錄  
求疑永字誤  
偏於剛念求  
樂庚寅  
翁曰博按明  
史吳與弼成  
化五年死年  
七十九則永  
樂五年年二  
十

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  
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  
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  
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  
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  
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  
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  
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  
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

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

追記  
後素按詩文  
清公學朱子  
而純者也其  
於虛也心得  
之如此非餘  
子之所及

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怒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

敬軒薛子諱瑄字德溫明大儒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

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

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

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

必無固無我也錄讀書

敬軒薛子曰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上全

敬軒薛子曰自有之私皆足為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為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為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為貴所累自有其富便為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為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上全

敬軒薛子曰雷電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上全

敬軒薛子曰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上全

敬軒薛子曰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上全

敬軒薛子曰心虛能涵萬理上全

敬軒薛子曰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

中則實氣是也上全

敬軒薛子曰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上全

白沙陳子曰諱獻章字公甫明大儒曰學者不但求之吾心察於

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閱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白沙集



重出編微  
詳此言全色  
反切友玉如  
包者之例

敬齋胡子曰：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居業錄  
敬齋胡子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為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全上  
敬齋胡子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

甚多。此言無為，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為真。虛淨無為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為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為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為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全上  
東岩夏先生諱尚朴，字敦夫，明人。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

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虛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明儒學案

東岩夏先生曰為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為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

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裏全上

虛齋蔡子曰虛而一盡矣蔡虛齋全集

虛齋蔡子曰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便安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驚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全上

追記  
後素按如虛  
齋先生以虛  
貫經義學  
也而其於虛  
上下工夫可  
謂勤矣併著  
是文及下文  
可識矣

虛齋蔡子曰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終成始之道上全陽明王子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儒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

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障礙全集語錄陽明王子答南元善書曰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下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

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智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

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乎云云全集

陽明王子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

為體全集

後素案王子之所謂心無體者與薛文清公心中無一物之說一般以共洞見太虛之故如此說得而各實見也

陽明王子曰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

心外無事上全

甘泉湛先生曰：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明儒學案

甘泉湛先生曰：虛實同體也。佛氏岐而二之，己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真虛也。世儒以佛氏為虛無，烏足以及此。上全

甘泉湛先生曰：孟子之言求放心，吾疑之，孰疑之，曰：以吾之心而疑之，孰信哉？信吾心而已耳。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照然而靈，虛者心

之所以生也，靈者心之所以神也。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塞者心之所以死也，昏者心之所以物也。其虛為靈為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為昏為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一朝而覺為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心體物而不遺，無內外，無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其本體也。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

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  
心所為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祇益亂耳况能有存  
耶夫欲心之勿蔽莫若寡欲莫若主一上全

一峯羅先生

諱倫字彞正明人

曰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

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

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

則我之所以為我者非人也天也

羅子集

南山黃先生

諱潤玉字孟清明人

曰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

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

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

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

學案

緒山錢先生

諱德洪字洪甫玉門高第

復楊斛山書曰來教承舉

無善無惡與感物而動二言之疑如兄所辨更復

奚詞竊意先賢立言各有所指於人所不疑之中

發其疑端正欲使人反思而有得耳千古聖賢立

言人各不同夫豈不欲相襲成說以一人之聽聞

大抵皆因時設法自不能以盡同耳雖曰因時設

法此心之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

以一人之聽  
聞  
諸詞翁校讎

追記  
西樵洗心洞  
樹記曰心體  
虛靈而已矣  
惡固無難善  
不可有如先  
有善而塞焉  
則神明終不  
能為用也

以苟一時之效也。以兄之高明，少離成說，精研此體於湛寂之地，必有超然獨悟，沛決江河而莫之能禦者矣。如以辭而已矣，則如所舉數條，前人論說既詳，信而無疑矣。又何必為是殊方之論，以起紛紛之辨邪？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為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先有乎善。

我禮樂之念  
常在於心，此  
乃善而非惡  
也。然欲短文  
母之喪，則於  
不安重慈以  
安焉，而不自  
知不仁之罪  
在於聖師也  
其善於善之  
害即如此。况  
惡乎？陽明先  
生曰：無善無  
惡之心，體以  
此故也。非拘  
迂者之所能  
知也。而詭說  
試議之何也。

猶明之不可先有乎色，聰之不可先有乎聲也。目無一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一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為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

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為之則邪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己邪目患不能明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聽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其感也無常形其應也無定迹來無所迎去無所將不識不知一順帝則者虛靈之極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於乍見

之後已滲入於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滲入之私豈非蔽於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惻隱之不足邪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夫所謂廓然者不蔽其虛靈之謂也虛靈之蔽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於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狹提以達天下



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於外而本來真體  
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己百人十以  
至己千亦不過反其初為己矣真體之上固未嘗  
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  
恐吾心之聰明不足以盡聖人之知見俛俛為求  
索於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為吾心之真  
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憶天下之  
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  
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

鑑之照物而天下莫逃以妍媸者以其至空也衡  
之稱物而天下莫欺以輕重者以其至平也衡能  
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  
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  
善而不可先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  
風雨露雷暄霾網緼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為太  
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

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既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雖謂之何思何慮亦可也此心不可先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極雖謂之無善亦可也故先師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是對後世格物窮理之學為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時設法不得已之辭耳然至善本體本來如是固亦未嘗有所私意撰說其間也告

子以性為無善無不善蓋其認義為外認性為內守其空寂之虛體刻制不動以速一時之效內外兩截已失至善之體矣非先師立言之旨也感物而動之動即動於欲之動非動靜之動也動靜二字之義有對舉而言者亦有偏舉一字而二義備者周子主靜之靜是兼動靜而言也其自註曰無欲故靜夫無欲故靜是有欲即動也動則失其至靜之體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靜一言已盡夫性體寂感之理感於物而動是動則失其至

靜之體涉於欲也故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矣謂求其性於既動之後  
 非性之真也故靜之一言實千古聖學之淵微然  
 非精凝湛寂自得於神領獨悟之中者未易以言  
 說窮也洪之得於所聞者若是然先師去我久矣  
 亦不知昔日所聞者果若是否邪姑據此心以求  
 正耳幸賜裁教不吝往復至愛至荷王門宗旨  
 龍溪王先生與吳中淮書曰區區暮年來勤得生死  
 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

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  
 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  
 做個活潑無依間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  
 師所傳究竟一脈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不無豪  
 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  
 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  
 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為謬悠也上全  
 龍溪王先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天德也  
 天地靈氣結而為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所謂乾

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害不悖，以其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堯舜兢兢業業，文王緝熙，孔子不厭不倦，同乎天也。賢人以下，不能以無欲，非強以矯之，則不能勝。故曰：自勝者強。所欲不必沉溺，意有所向，便是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人，以天定。君子之強，以法天也。孔門好學，莫如顏子。竭才於博約之訓，欲罷不能，不遷不貳。三月不違，顏子之勇，所謂健也。周子深於易者也，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以立

人極，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蓋幾之矣。嘗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無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為體。天如倚蓋，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之以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密，不出管中者，曰紐星。所舍天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於垣，猶樞之闔闢，不離於臼，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無有遠近高深，受命如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秘藏也。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感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

盖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子之默，以至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為固昧，夫所謂虛寂之體，二氏之學外倫物之感，應溺於清虛寂滅，又豈足以立天下之有，而成天下之務。此聖學所以不明，而造化或幾乎息矣。龍溪文集

龍溪王先生曰：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

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辨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為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為。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

儒門聖學言 卷一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嫻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為，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

思無為，非是不思不為，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為，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也，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

猪銅校註  
姓曹氏

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  
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  
益紛紛射覆耳、上全

中離薛先生曰、後儒謂釋空老無為異、非也、二姓之  
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為非、以  
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  
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元渺、不外彝倫日用、即  
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  
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

明也  
明儒  
學案

中離薛先生曰、或疑陽明先生之學涉虛、問曰、涉虛  
何謂也、對曰、子以虛為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為非  
乎、夫以虛為非、則在天為太虛、在人為虛明、又曰、  
程子之說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  
之至也、今子以虛為禪、而必以勿虛為學、則糟粕  
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  
勿清矣、藩籬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  
然、則儒釋奚辨、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

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非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非能。上全

中離薛先生曰：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曰：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上全生生化化。

追記  
後素按結文  
論辨儒佛之  
虛尤詳悉學  
者宜玩味之

皆從此出。為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為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上全

中離薛先生曰：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



傳內空虛長言  
至虛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為子知孝。為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上全

明水陳先生

諱九川字惟濬王門高第

曰誠意之學却在意上用

不得工夫直頂良知全體洞徹普照旁燭無纖毫翳障即百慮萬幾皆從此出方是知幾其神乃所謂誠其意也若俟意之不善倚一念之覺即已非誠落第二義矣却似正心別是上面一層工夫故

竊謂炳於幾先方是誠意之學先師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若謂誠意之功則非矣格物却是誠意之功故曰致知在格物夫知之所以不致者物未格耳物雖意之所在然不化則物矣誠能萬感俱化胸中無一物矣然後本體廓然與天地同體即意無不誠矣。上全

南野歐陽先生

諱德字崇一王門高第

曰良知本虛致知即是

致虛真實而無一毫邪妄者本虛之體也物物慎其獨知而格之不以邪妄自欺者致虛之功也。南野

文選

雙江聶先生

諱豹字文蔚王門高第

曰知者心之體虛靈不昧

即明德也致者充滿其虛靈之本體江漢濯之秋陽暴之致知即致中也寂然不動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格物者致知之功用物各付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思何慮後天而奉天時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類是也此予之說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乃是先師為下學反正之漸故為是不得已之詞所謂不正者亦指夫意之所及者言非本體有所

不正也不善體者往往賺入襲取窠臼無故為伯

者立一赤幟此余之所憂也

明儒學案

雙江聶先生曰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

化皆由此出可以合明合序合吉凶故曰天弗違

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

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人力一毫不與也

全上

兩峰劉先生曰天地萬物生於虛而虛亦非出於天

地萬物之外

全上

兩峰劉先生曰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往往

為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澄其源上全

黎洲黃先生論劉西峯之學曰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覺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

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為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即塗轍不一慎勿違五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

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所限體用殊絕入也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

謂知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敲索籥之風虛與氣為

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真明即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即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即是流行為物

虛實異也故言虛同而為上全

三五劉先生諱陽字一舒曰惟虛故神惟敬乃虛洞

近齋朱先生諱得之字本思王門弟子曰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

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化矣所過不化不存

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同流明儒學案

善山何先生諱廷仁字性之王門高第曰誠知本體無容用其力

則凡從前著意尋求要皆敵門瓦礫耳門開則瓦

礫誠無所施雖太虛中何物不有門戶瓦礫色色

具列而不能染於太虛思而無思擬議而無擬議

道本如是耳是故戒慎恐懼格物致知雖為衆人

設法在聖人惟精亦不廢不然孔子嘗謂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而又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以上達不離下學中得之則磨礱改過正見聖人  
潔淨精微上全

方山薛先生

諱應旂王門高第

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寇盜

之險譎尤不可以一定測君子之心貴乎常虛而  
於用兵之際尤不可以恃一己之見故必人之心  
思盡為我用則我之謀慮無敵於天下矣人之耳  
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苟自用  
而不用人則雖有逸群之才高世之見而千慮一  
失吾未見其能濟也譬諸器為虛則注滿則覆此

追記  
後秦按兵東  
者流了是一  
文則勝於講  
七書矣

自然之理無足恠者夫逸群之才高世之見且不  
可恃矧可以勢位加人而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蔑  
視群策謾不究心乎昔田忌以公子之貴韓信以  
大將之尊勢位固莫加焉而其才與見則尤所謂  
逸群而高世者也然於則足之孫臏償軍之左車  
汲汲為師事之不遑而卒成伐魏之功肇興漢之  
業者凡以其心之虛也向使其心不虛而自滿則  
以如是之勢位而且有如是之才之見其視二人  
不過刑餘就縛之輩耳鄙賤孰甚焉縱其有言且

不見聽矧肯極其尊禮而求之懇切問之懇懃若  
是邪由是觀之惟其濟吾之事即當不問人已不  
分彼此縉紳之言可采也介冑之言可采也道路  
芻蕘之言可采也亡卒敗軍之言可采也故曰人  
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如是而寇不滅功不  
成者吾未之見也

薛方山集

柳泉劉先生曰心之為體也虛其為用也實義質禮  
行遜出信成致其實也無意無心無固無我致其  
虛也虛以通天下之志實以成天下之務虛實相

生則德不孤是故常無我以觀其體心普萬物而  
無心也常無欲以觀其用情順萬事而無情也

學案

念菴羅先生

講洪先字達夫王門私淑

曰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

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  
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  
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丘所謂  
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叢竅固非形質所  
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  
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

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  
往也云云文集

念菴羅先生曰今夫六學言學之大將以別於異端  
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虛寂而又能貫  
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靜安慮復其虛而能通  
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也格物以致知知止  
矣通天下與吾為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為本有身  
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脩身為始身脩  
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

一萬事畢上全

念菴羅先生曰劉獅泉素持元虛即今肯向裡著己  
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學案

念菴羅先生曰終日紛紛不覺勞煩緣動神而後有  
勞神氣不動即動應與靜中無有異境此中虛而  
無物故也上全

念菴羅先生曰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為以  
出吾之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非使人擾擾  
外馳而無所於歸以為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

追記  
後素按如是  
說未必能伏  
慈湖之心而  
雲物不足為  
太虛之障云  
云確乎不可  
易學有詩肯  
其說曰仰者  
得雲蔽太虛  
七情起滅自  
如同物物秋  
毫猶畢照不  
疑白在其  
中

則其未發所謂虛靜而寂為者也吾能虛靜而寂  
雖言不及亦可也

荆川唐先生諱順之字守曰慈湖之學以無意為宗竊

以學者能自悟本心則意念往來如雲物相盪於

太虛不惟不足為太虛之障而其往來相盪乃即

太虛之本體也何病於意而欲掃除之苟未悟本

心則其無意者乃即所以為意也心本活物在人

默自體認處何如不然則得力處即受病處矣

西原薛先生諱蕙字君曰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

猶詞義校離  
忘意神道忘  
字當作矣

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

也鬼神固曰神吾心亦神也及世愈衰小人自知

其愚忘意神道為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憚謂天

為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為可欺而吾心已不

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即天

之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

亦勞矣

我疆孟先生諱秋字子曰心無方無體允耳目視聽

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為言者是血肉之軀

非靈瑩之天君矣。上全

晉莽揚先生

諱東明  
明人

曰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為

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即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為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為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為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之體者性

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如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上全

天臺耿先生

諱定向  
字在倫  
明人

曰人心未交於感也湛然虛

耳何俟於洗而亦何容於洗也自知識起而吉凶悔吝之感生是故憂患攻取憧憧往來而虛者汨矣聖人示之以卜筮之法使人之於感也知識不用歸於其天而憂悔攻取相忘於無朕之中其為洗心也不已妙歟。上全



覺山洪先生諱垣字峻之明人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

不能礙心之虛上全

一莽唐先生曰天地從空中生故生而不有其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太虛者致一之道故曰不貳人亦從空中生非天地所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亦致一之道天地包裹其中空為萬靈聚所人氣質包裹空藏於心亦為萬靈聚所屈伸闔闢化機牽擾而其靈未嘗滅牽擾者生於有其生未嘗滅者乃乾元坤元太虛之真生有其生亦生

於真生初無相別要之萬靈一真一事靈則萬事靈一也有致一之靈於一事以分合為真假以存逐為空塞空則不塞不塞則萬物皆備故盡萬物而無邊際則空落一念著一物則靈為一隅所覆是以牽擾之生即其所在雖未嘗不生而終死於其生乃非所以生生故曰非真生古謂無思無為不識不知即真生之無生又謂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即真生之自然生無生者無逐物之生自然生者生虛空之生世人之思患在離虛而逐

追記  
後素按立有  
生之機下脫  
有生真終置  
之化然有生  
之機即亦有  
三字而在假  
字上有生二  
字乃衍今改  
正

物迷中起悟則有轉向入身來上全  
一莽唐先生曰理氣無彼此無異同無偏全總是太  
虛影子虛之極則能生故流行而為氣虛之極則  
不滯故靈通而為理不滯則所以為生生則得於  
有生所以為生立有生之機有生假終置之化而  
見氣外別無情理處漢宋諸儒分理氣作二種不  
知性即理性亦即是氣故曰仁者人也形色天性  
也性中無五德五德所發見處都是性氣亦無二  
氣五氣只有元氣流行隨在變化這裡有所存主

使謂之德各中時措之宜便有五者名目若在五  
者上覓性則非德矣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人  
為萬物之靈於理氣不容毫髮分別雖禽獸草木  
誰或出此氣各有偏塞理亦即此而在蓋理無定  
體可通處即是若必以能言能聽能行衣冠禮樂  
為理即是泥於人相不曾推見至理苟泥於人相  
雖天地亦喚不得作全理風雨露雷山河大地俱  
不是神物若能超於人物相外則禽獸之生化草  
木之榮瘁何等聲名文物各擅通處若真論到極

全大備天地之道人猶有所憾只有人者天地之心聖人成能知天地之化育中間純駁去處復有丹頭可據點化有特也上全

一葺唐先生曰浩浩大虛無有際住處中間靈通神妙徹字徹宙亦不見從何處舉起向何處引著人氣質之凝似有住際然神通在心故其氣也無涯其有涯惟有生耳舍其有生而能自主其所為氣總是浩浩一物乘不間之體而尸本全之化初未嘗毫髮添助亦未嘗毫髮假借界隔塵根妄施好

惡遂使靈氣墮於有涯而太虛真機時每流行而不息乃舍此而他求學問之功其荒矣哉上全

一葺唐先生曰齊治平乃脩身之所在心則身之主宰然心太虛不能施力則感應處可以表見是為意這感應從何來心虛則生靈曰知有物一觸其靈畢照於是因其物感以此靈照而應之則格致之功盡感應實得其理而主宰者是正矣上全

鶴徵唐先生字元卿號處菴荆川之子曰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

追記  
西撰洗心洞  
劉記曰心即  
五臟之心而  
不別有心也  
者也其五臟  
之心僅方一  
寸而蘊蒼天  
理焉唐憲卷  
曰性不過是  
此氣之極有  
條理處舍氣  
之外安得有  
心之妙處  
在方寸之虛  
則性之所宅  
也吾說不與  
之期而同孫

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其此氣之極有  
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  
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  
之所宅也觀製字之義則知之矣心中之生則性  
也蓋完完全全是一個乾元托體於此故此方寸  
之虛實與太虛同體故允太虛之所包涵吾心無  
不備焉是心之靈即性也詩書言心不言性言性  
不言心非偏也舉心而性在其中舉性而心在其  
中矣蓋舍心則性無所於宅舍性則心安得而靈

猶俟君子之  
論

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始兼舉而言之實  
謂知得心中所藏之性而盡之乃所以盡心也非  
知性則心又何所盡耶其不可分言益明矣試觀  
人病疾迷心竅則神不守舍亦一驗也上全  
敬菴許先生諱字遠字曰人心如太虛元無一物可  
著而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故聖人名之  
曰中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  
信皆此物也善也者正中純粹而無疵之名不雜  
氣質不落知見所謂人心之同然者也故聖賢欲

其止之

上全

遵巖王先生

諱慎中字道思明人

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而

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

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順與逆對孔子知天命能

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

知言

道林蔣先生

諱信字鄉實明人

曰六經並不曾空空說聖人

之心如何樣子都在事上見他心上面蒼然下面

塊然中間萬象森然我此身却在空處立著這空

處是甚麼都是氣充塞在無絲毫空缺這個便是

天更向何處說天知眼前這空是天便知極四方

上下往古來今渾是這一個空一個天無中邊無

遠今亦便知眼前一寒一暑風雨露雷我此身耳

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斤精靈知覺總是這一個

空生生變化世人隔形骸分爾汝隔藩牆分比鄰

見得時便是剖破藩籬即大家已登堯舜孔子禹

臯顏孟路上行矣何由見得收拾此心到默處即

是天聰明便照破矣故曰盡其心則知性知天

學案

道林蔣先生曰有問動靜皆寂恐落空者曰似賢輩

且落空亦不妨上全

漪園焦先生曰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

情者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

第不造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

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是之所謂仁錄日

東城林先生曰天惟其虛也故普萬物而無心為聖

人惟其虛也故周萬物而不滯為四書標摘

東城林先生曰心惟其虛也故能而敬而信以宰字

內心惟其虛也故能立德立言以教萬世心惟其

追記  
後袁按孔是  
之是恐孟誤

虛也故能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序於四時

合吉凶於鬼神心惟其虛也故能盡己之性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上全

塘南王先生講時槐字子植明人曰此理至大而至約惟虛而

生三字盡之其虛也包六合以無外而無虛之相

也其生也徹萬古以不息而無生之迹只此謂之

本心時時刻刻還他本來即謂之學案學

塘南王先生曰太虛之中萬古一息綿綿不絕原無

應感與不應感之分識得此理雖瞑目獨坐亦應

感也時時應感即時時是動也常動即常靜也一切有相即是無相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無相也真性本無杳冥時時呈露即有相也相與無相了不可得言思路絕強名之曰本心上全

塘南王先生曰性不容言知者性之靈也知非識察照了分別之謂也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不落有無能為天地萬物之根彌六合亘萬古而炳然獨存者性不可得而分合增減也而聖凡與禽獸草木異者性在明與蔽耳是故學莫大於致知

上全

塘南王先生曰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云為酬酢萬事皆太虛變化也非以內心而應外事也若誤認以內心應外事則心事相對成敵而牽引梏亡之害乘之矣上全

塘南王先生曰性本無欲惟不悟自性而貪外境斯為欲矣善學者深達自性無欲之體本無一物如太虛然浮雲往來太虛固不受也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矣上全

猪飼翁校錄  
無意乎無善

海門周先生諱汝登字繼元明人曰說心如太虛說無一物可著說不雜氣質不落知見已是斯旨矣而卒不放捨一善字則又不虛矣又著一物矣又雜氣質又落知見矣豈不悖乎太虛之心無一物可著者正是天下之大本而更曰實有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在而命之曰中則是中與太虛之心二也太虛之心與未發之中果可二乎如此言中則曰極曰善曰誠以至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等皆以為更有一物而不與太虛同體無惑乎無善無惡之

無意之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為物不貳其主矣

旨不相入以此言天地是為物不貳失其主矣上全  
京山郝先生曰太虛生天地天地生四時此八卦所由出也原无配畫之法邵堯夫臆作耳易正解  
京山郝先生曰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以是益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象欲便消令人疑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為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姪乎不善上全  
京山郝先生曰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上全



忠憲高先生

講攀龍字存之辨景逸

曰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

處此體一顯即顯無漸次可待徹此則為明心一

點至善是真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徹

此方為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曰

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一

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即

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虛

善是善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即虛是

理虛是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者即氣

通記

後委按能會

得是從窮理

入與不從窮

理入者之辨

則程朱陸王

之命脉坐可

判矣而各歸

乎本體之虛

則一也

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智覺緣心性非一非二

只在毫芒眇忽間故也學案

忠憲高先生曰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

空即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

虛至靈在人即為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即為性

澄之則清便為理淆之則濁便為欲理是存主於

中欲是枯亡於外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

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然之養操存是也

全上

少墟馮先生

諱從吾字仲好明人

曰人心至虛象理咸備去過

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智覺是告子智

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

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智覺的是天理

便是道心智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

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

端

上全

少墟馮先生曰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物理在何處安

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

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

容一物者而言耳

上全

南臯鄒先生

諱元標字再瞻明人

曰問心如何為盡曰盡者水

窮山盡之謂人心原以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

矣

上全

南臯鄒先生曰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

蠢動含靈之物未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

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

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

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  
空之體而不為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我萬化生  
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簡  
便云紐捏造作日用穿衣喫飯即同聖人妙用我  
竊以為不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上全  
南阜鄒先生曰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  
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  
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青原一友將四  
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

追記  
後素有詩曰  
口吐太虛容  
世界太虛入  
口也為心  
與太虛原一  
物人能盡道  
豈惟今

上全

念臺劉先生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  
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  
而性道教所從出也上全  
念臺劉先生曰鐘虛則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  
小則小鳴以為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非也盈天  
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正為虛而能應之理物物皆  
然非鐘所得而私也此可以明性體矣上全  
石齋黃先生講道周字曰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便把

石齋黃先生

講道周字

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收拾不下，如實見貳遷，卓可藏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絃誦，何能滓人見聞。顏子屢空，又問為邦，直要何物。夫子無知，說出夏時四車，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誼，默識末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疊疊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有虛間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顏禹稷本是空洞，說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

所藏竭復歸空

榕壇問業

石齋黃先生曰：命中不著一物，本未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虛澹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慮。曰：徃月未寒，徃暑未明，推歲成，此即見天之命。

全上

約齋費先生

諱緯，清人。

曰：盈天地皆形色，故盈天地皆

道吾人一身皆形色故一身皆道道克周于一身  
斯充周于天地人以虛空中為虛空不知虛空中  
純是一點元氣相蟠結故天命之性落在氣質中  
而氣質中天命依然在内是以論氣不論性無以  
見生質之同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異者  
貴及之使同知須崇禮須卑崇必效天卑必法地  
直從知行造到易簡始完盡性工夫與天地同其  
分量矣聖宗  
集要

約齋費先生曰周子無欲主靜程朱居敬窮理張子

以禮為教不言理而言禮者理虛而禮實也儒道  
宗旨就世間網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為切  
要即約禮復禮的傳也是居敬窮理確有憑據處  
從此下手到得動容周旋中禮時便是毋不敬毋  
不靜矣故濂洛關閩名雖異而實則同上全  
約齋費先生曰唐一莽曰分而言之謂天與道性與  
心其實只是一理蓋以人之所以為人主之以心  
而本之於性性蔽則心不盡心不盡則學非其學  
故心之所以為心者性也性之本體自然而無聲

無臭者天也故曰太虛性之生生而不已者道也故曰氣化非有二也故君子之學以盡心為實攻以知性為實地不知性之所從來是義外之徒也不知性之所必至是幻妄之徒也不知性之所從來即其所必至是支離之徒也皆不足以言心學

上全

約齋費先生曰動中驗靜極是孔子告問仁曰主敬行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皆令就應事接物處省察磨練

惟顏子資最高學又到乃舉本原告之曰克己復禮而其目亦只在視聽言動上並無耽玄守寂之學學者誠由事為之著以究夫念慮之微由率履之常以及夫毀譽得失死生之大逐一檢察而一毫物欲不能伏藏磨練深至而一切事變不能摧挫不求靜而自靜矣然虛之一字又最喫緊學者用功辛苦不能擺脫反成障礙若能反轉頭末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胸無一物如明鏡如止水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卻是虛上用功了

稽顙授錄  
更無戚戚之  
懷也無憧憧  
之擾

猶銅鎔技能  
類到虛極言  
養到則虛極  
也  
猶銅鎔技能  
雖為善竟見  
也古不得竟  
疑焉

豈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薛文清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理不能礙心之虛確是成始成終之道也上全

約齋費先生曰太虛無物惟其無物故能體物不遺人受英華以生全得太虛之妙故耳目口鼻皆以虛為用况心為衆形之主萬理之府乎學者艱到虛極纔復得心之本體所以心體着不得一物不惟惡念雖為善竟見也容不得後在節義文章政事言語之徒縱一時好看胸中已被閑礙有愧太

追記  
後妻  
曲學猶得  
虛如是況於  
聖學不講之  
而可乎

虛之本體做得恁事况以血氣冒為節義浮辭冒為文章權術冒為政事便佞冒為言語又相倍蓰而無算者乎虛為靜之本色非功夫渾然渣滓盡化不能有此見解也故立業建功事々要從實地著脚若小慕聲聞便成襲取講道修德念念要從虛處立基若稍計功效便落塵情上全

約齋費先生曰虛之一字不特學問履境亦宜昔龍子言己疾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我

儒門學語 卷一  
視我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山  
水之濱、允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利害  
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奚方能己之乎、文摯曰、吾見  
子之心、虛也、幾聖人已、豈淺術所能己乎、是則虛  
誠靜之本、色哉、上全

右卷上下所載空虛之註釋論說、於儒門實百  
分之一焉耳、豈足曰聚語哉、然提其要、則亦不  
出於此、而歸乎太虛之訣、只去有我之私而已、

去有我之私之功、在格致誠正修也、是故不下  
格致誠正脩之實功、則決不能窺其鬚鬢、而自  
以為窺鬚鬢者、必陷於佛之枯寂斷滅矣、是以  
猶有嫌其高大之類、佛以議之者焉、殊不知非  
是太虛之罪、而學者之誤耳、又不知佛氏所為  
道之善也者、皆本吾儒之道、而彼剽竊以為其  
有也、嗚呼、儒者不有恢復之志、而只守一隅  
徧小、既自古而然矣、不思之甚者也、不是予一  
家之說、斯義也、嘗發端於楊龜山先生、而王龍



溪先生演其師說以闡明之而遂落成于郝京  
山先生故令以三先生之說實諸大尾以代跋  
覽者觀之解其惑而可

後素識

龜山先生曰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  
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  
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  
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

哉楊子全集

龍溪先生曰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  
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  
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沈埋既久一時難為超  
脫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  
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虛不  
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  
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  
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為異學不肯  
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

猪飼翁校錄  
吾儒不悟

入亦可哀也。夫仙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之流。即其宗。汎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水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艱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強。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強說道理。泥於形名格式。執為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又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末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

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泊其後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正學。以排斥二氏為己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

勝之祇足以增二氏檢議耳先師良知之學乃三  
教之靈樞於此悟入不以一毫知識參乎其間彼  
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無非可以口舌  
爭也王龍溪先生全集

京山先生曰道一而已自伏羲作易堯舜授中斯文  
既啟列聖相承至夫子刪定六籍續集大成上下  
數千年間宇宙名理精義豈復有闡繹未盡留之  
以待二氏者乎佛氏當吾夫子沒後十有餘年其  
教始入中國其言語侏儻不可通而中國學士為

其徒者私取吾聖人文字義理為之譯說如所謂  
妙明寶明是吾聖人之明德也智慧是聖人之致  
知也圓覺是聖人之圓神也禪定是聖人之定靜  
也止觀是聖人之知止也不二是聖人之二貫也  
大千是聖人之大極也慈悲是聖人之仁也空即  
聖人之屢空也色即聖人之形色也觀自在是聖  
人之自得也極樂是聖人之悅樂也淨土是聖人  
之安土也無煩惱是聖人之不愠也無罣礙是聖  
人之無欲也無相是聖人之大公也真如是聖人

儒門學原卷下  
卷下  
之天性也不思議是聖人之無言也法無法是聖人之無知也無法法是聖人之無隱也陰根塵界是聖人之視聽言動身心意知也無量法身是聖人之萬物皆備也所謂生死輪迴是聖人之屈伸往來地獄幽怪是聖人之鬼神天下之理無過聖人所已言彼即立異豈容別構而其所謂寶明知慧圓覺禪定等文字非彼異域所自有之文字也其義理非彼異域所自有之義理也其精者不出六籍之所已言其粗鄙誕妄者道所不載也彼欲

竊吾道之精以飾其粗而世之愚夫因其粗以信其精之果為彼有也故其勢漸與吾聖人抗而為吾聖人之徒者惡其抗而不欲與之爭遂憤然一切割吾所本有者棄之別為一種踽踽涼涼孤潔之學求以隔彼于藩籬之外不知適以成彼之大而自蹙其方宇耳故愚嘗謂儒者割吾聖道奉彼二氏彼如僑居寄生吾以地主宗盟望塵左避却軍讓路是二氏之害道非獨二氏之罪儒者解四書別為一等拘絜之譚擇二氏所不言者然後言

吁亦陋矣吾自奉吾聖人之訓於彼何預吾聖人之教明而彼欲不出吾宇下不可得已郝氏談經

儒門空虛聚語卷下終

子

